

革命故事



难忘的一九二七年

向 河等著

F13

难忘的一九二七年

向 河等著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內 容 說 明

这本书包括两篇紅軍故事。“难忘的一九二七年”写紅二十軍一个教导团参加了“八一”起义，打垮敌人以后，轉战广东宝塔山等地，終于回到上海，投入地下斗争。“白衣战士”記述了几个女紅軍的故事。她們在广州东校場軍医院参加起义，立即投入前线。起义軍虽然失敗，但她們随着紅軍进入东江，坚持了东江斗争。这些故事告訴我們，中国人民的革命武装如何在艰苦斗争中成长起来。

革 命 故 事

难 忘 的 一 九 二 七 年

向 河 等 著

郝 彞 插 圖

*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總布胡同22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57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書号1278 字數17,000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1古 插頁5

1959年4月北京第1版 195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01—30,000册

定 价：(2)0.13元

目 次

难忘的一九二七年	向 河 (1)
白衣战士	孙 凯 (10)

AD 1/10

难忘的一九二七年

向 河

一九二七年，正当汪精卫的武汉政府迅速地由动摇走向出卖革命的时候，我奉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向忠发同志的指示，在“武装起来，挽救革命”的口号下，考进了驻在武昌的二十军教导团。这个团是贺龙同志领导下的一个团，除了一部分中学生和个别工会干部外，大多数是武昌农村训练班的学员。我到这个团不久，就参加了南昌“八一”起义。我们团打垮朱培德一个团以后，不到五天，便奉命移师广东，准备和东江的农民军会合。

部队一离开南昌，就沿着江西的抚州、宜黄、广昌和石城向南进发。过了瑞金以后，大家正在山上准备宿营，忽听山下路上人声嘈杂，灯笼火把连成一线，大批敌军正向会昌集中。这时全团同志都异常震奋，要求首长下令攻击。许多同志甚至把子弹都顶上了膛。因为没有摸清敌情，只好捺住心头那股怒火。

第二天，先头部队就在会昌北面的宝塔山，和钱大钧的反革命部队接火了。教导团为总预备队，由朱总司令

指揮。當我們教導團趕到火綫時，先頭部隊因為敵我力量懸殊，已開始後撤。上午九時左右，朱總司令即親自率領教導團，痛擊敵人的反攻。我們守在山頭上，敵人一次又一次的沖鋒，都被打下去了。那天的太陽頂毒，正午臥在山頂的石頭上，就象躺在燒熱的鍋底上一樣。敵人這時又凶猛的沖鋒了，戰鬥正在緊張的時候，我的步槍忽然出了故障，槍管燒紅了，彈殼卡在槍膛，彈底全部掉下來，說什麼也退不下，眼看着敵人一步步靠近我們，心里真急得象熱鍋上的螞蟻一樣。沒有辦法，我只好報告排長，排長是個朝鮮籍的同志，他叫我用好子彈頂住彈殼，再用力頂好子彈，當空彈殼套在好子彈上面以後，再用力退出子彈，我退下兩步，照着他的辦法去作彈殼退下來了，這時伏在我旁邊的江光棟同志，擔任了我們兩個人的射擊任務，他由臥射改為跪射，因為目標暴露，遭到敵人集中火力射擊，額部中彈犧牲了，江光棟同志和我同班，是湖南人，是個優秀的共青團員，是一個堅強勇敢的戰士，他犧牲時還不到二十歲。

這一次戰鬥，連續了八九小時，直到太陽西下，錢大鈞反革命部隊的攻擊力量已經不強了。我們的沖鋒號突然洪亮的響起來，全團同志都迅速的站起來，殺聲和號聲震動了整個山谷，敵人的火力再猛，也阻擋不了紅色戰士排山倒海的攻勢。在槍林彈雨中，前面的同志倒下去了，后面的同志又沖上去。負傷的同志倒在地上，還在喊着

“同志們！前进”。发的二百发子弹全打光了，在牺牲的同志的身上解下子弹带，在敌人遗弃的死尸上搜索子弹补充。活着的踏着牺牲的同志的鲜血，怀着为烈士复仇的决心，把敌人追过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直到天黑，我們才停下来宿营。

这一天，是我参军以来經受的第一次最残酷的战斗，虽然晚上住下来了，我的心情还是很不安静。我們住的那个山头，正是白天敌我爭夺很激烈的地方，山上山下，遍地都是敌人的死尸。对我这个新兵来说，确实是件怕人的事。当时我想，要是叫我放复哨，放一整夜我都願意。我就害怕在死尸堆里走，可是事情偏不是我想的那么如意，連长偏偏命令我当巡查兵。在接受任务以后，我观察了一下环境，看见一棵大松树下，横七竖八的至少躺了几十具敌人的死尸，我提醒自己晚上留心不要走到树底下。可是等到我执勤时，天是黑漆漆的，那棵大松树也不知道到那里去了。巡查哨的任务又非到处走不可。这时我滿脑子都是敌尸的影子，小时在家里听的許多鬼怪故事，也都一个一个的冒出来，連制止自己乱想都做不到。越害怕，就越碰到死尸，一脚两脚，三脚四脚，甚至脚脚都踩到死尸上，头发竖起来了，好象魂魄都出了窍。正当我害怕的时候，听见敌人在远处零零落落的枪声。哨兵的责任感猛然使我获得了勇气，我想：自己是一个革命战士，又是一个共产党员，这样害怕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嗎？一个共產黨員連活着的凶惡的敵人還不害怕，難道還害怕死去的敵人嗎？這樣一想，我的膽子就大了，也不去管他松樹不松樹，來來回回的在宿營地上走，從此以後，再見到死屍也不心驚肉跳了。

天亮以後，敵人的槍聲聽不到了。同志們經過一個晚上的休息，精神逐漸恢復過來。可是從昨天打響起，一天一晚都沒有吃一粒飯和飲一點水。挨餓的問題還不大，沒有水喝却渴得難受。山下雖然有水，又怕敵人放了毒。這時連長不知道從哪里弄來一水壺的涼水，叫全連的同志分着喝。水少，人多，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雖然口都很渴，可是水壺到誰的手里，誰也只是在壺嘴上碰碰，就交給下一個同志。全連同志都傳遍了的時候，這個容量不過兩三磅的水壺里，仍剩有三分之二的水，又送給別連的同志喝去了。

我們在打掃戰場，掩埋了烈士們的屍體以後，便進了會昌城。城里城外的居民，在沿路擺滿了茶水歡迎我們。到城里第一件大事是吃飯，經過兩天一夜，我們的肚子都餓癟了。飯後我又和連里的十幾個同志一道，去戰場上找負傷的同志，等到我們走到戰場，天已黑了。我們在山頭上摸來摸去，一個也沒有找到。這晚我們就躺在山下一座民房旁邊草堆上。草堆下有一個硬梆梆的東西，剛好給我們作了枕頭。半夜的時候，有一個老鄉擎着火把到屋里去了，看樣子是這屋里的主人。他正在屋里一個

牆角翻弄什么，我們想找他談話，使他吃了一驚，他慌亂的向牆角的一個簍子看了一眼，就急急忙忙的溜走了，我們起來翻開那個簍子一看，原來有一隻鴨子扣在下面，我們又照原樣把它扣好。當時我們部隊雖然還沒有“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規定，但是因為我們每一個士兵都是工农子弟，對當時主席頒布的“秋毫無犯”的群眾紀律，都能自覺的遵守。

天明了，我們起來整理睡亂了的草堆時，發現我們枕了一夜的，不是別的東西，正是教導團三連崔連長的遺體。崔連長是黃浦軍校三期生，安徽人，他經常和同志們在一起講故事說笑話，不但三連的同志們尊敬他喜歡他，其他連的同志對他也很有敬愛。在這次戰鬥中，他胸部中彈犧牲了，但是同志們在這樣激烈緊張的戰鬥里沒有忘掉他，又把他的遺體背下山，藏在這個草堆里。我們幾個人埋葬了他的遺體以後，都沉痛的向這位為祖國人民的解放事業貢獻了自己年輕的生命的同志告別。

二

我們在會昌打垮了錢大鈞反革命部隊以後，就經汀州、上坑、順韓江到了廣東的潮州。教導團留在潮州整訓。但是在第三天下午，我們連和另一個連被派到汕頭擔任海防任務。那時火車還通，我們坐車進入汕頭，已經夜

深，人們都睡了。我們立即在海岸街口設哨，這時停泊在海里的軍艦上的探照燈，整夜都往岸上照射，毫無疑問，探照燈後面，一定有敵人窺探我們布防的情況。我們便站在隱蔽的地方，監視着這些軍艦上的行動。直到天明，才發覺這是英國軍艦。午後，葉挺同志的十一軍開來接防，我們兩個連又回潮州，路上遇着反革命軍隊的攔擊，立即下火車應戰。由於敵人多我們被包圍了，當時正下着大雨，泥路滑得很，突圍出去的人數不多，其餘的同志不是犧牲便是負傷了。有的同志躲在甘蔗地裡，夜間才跑出來，這些僥幸突出的同志，不僅衣襪盡濕，連草鞋也都被爛泥扯掉了。晚上折回汕頭，在深夜裡經過一個小市鎮，群眾都從床上起來歡迎，商店也開門營業。許多老鄉忙着為我們煮飯燒水，有的替我們烤衣服。老鄉們看見我們一個個赤腳，便在自己腳上脫下布草鞋送給我們穿。我們從死亡綫上逃出來，又冷又餓，遇見這樣的情緒和溫暖，更增加了打倒反動派的決心和勇氣。

這天晚上，又繼續向汕頭進發，天明到汕頭時，十一軍已經撤走，英帝國主義的軍隊登了陸，我們只得西走，向着海陸丰的方向前進。幸好在半路遇見了二十軍的大部隊，我們這一支小小的隊伍才又有了依托。可是在流沙又遇到敵人的阻擊，部隊又被打散。我們更剩不多了，加上連夜的行軍，每一個戰士都疲倦不堪。有一個晚上，前面忽然停下來了，我們後面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倒

在地上就睡。我刚躺下不到一分鐘，全身就爬滿了螞蟻。這些小東西不客氣的從我的腳上爬到頭上，打掉了又爬上來，也不知道有多少個，把我攪亂得不能休息。我想把子彈帶和掛包解下來趕一趕，又怕馬上要走，再看看旁邊的同志，都睡得正好，在這樣的時候，每一分鐘都是十分寶貴的，我也不好驚動他們。就這樣，和螞蟻一直搏鬥到天明，第二天起身一看，原來我正睡在兩隊螞蟻的戰場上，因為我佔據了它們的戰場，它們便又在我的身上开辟了新戰場。

我們部隊在流沙失敗之後，和彭湃同志會合的計劃也落空了。我們這一部分同志在譚代英同志的率領下，到了一個臨海的村莊，經過一天的醞釀，大家覺得在這種不利的形勢下，只有出走。我們便把武器軍服全部給了農民，和他們換到便衣穿，另外每個同志還分了五塊錢的遣散費。這時每個同志雖然非常悲憤，但是在革命的低潮下，除了保持力量，準備再起，也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了。

就在這個村莊里，我們雇了五隻帆船去香港，每人先交船費三元，我是坐的最後一隻船。航行不久就碰到土匪，解除了武裝的我們，真是一點辦法也沒有，只有眼看著他們把我們最後的一點路費搜去。到了香港，因為帆船靠不了岸，我們又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湊足了錢付了接我們上坡的划子費。這時我們的處境是非常艱苦

的，肚子又餓，身上一個錢也沒有，在政治上也很不利，傳聞我們先到香港的那批同志，都被俘了，為了避免被俘，我們在海邊用黑泥擦在臉上和兩腿纏過裹腿的變白了的皮膚上。

我們就是這樣的到了香港，當時和我在一起的還有同班的七個同志。我們把身上仅有的兩塊錢郵票換成四角港幣，吃了一頓米粉，算是一頓早餐。到中下午就只有靠行乞了，當我第一次伸手向人家討吃時，這種心情的痛苦是難以形容的。在香港這樣痛苦的過了兩天以後，又回到了廣州，因為在街上乞討，到處受到警察的追打。我們躲到碼頭上幫工人背貨，換他們一點剩飯吃，晚上睡在街檐下，往往在睡夢中被警察踢醒，通夜滿街跑，都找不到一塊地方容我們休息一夜，甚至乞丐都拒絕和我們合群。

在廣州又這樣過了十天，這時國民党的雙十節剛剛過去，我們需要尋找組織，任何艱苦，任何挫折，也不能摧毀我們革命鬥志。我們利用湖北老鄉的關係，搭上了開往上海的泰順輪船。這條船上坐的都是李宗仁的廣西兵。這些兵長槍不一定都有，“短槍”却都有一支，這支短槍就是“大煙槍”，船一離開廣州，滿船煙霧騰騰，反革命的軍隊就是這樣的墮落。

我們因為沒有行李，就睡在鋼板上，幾個月來的艱苦奔波，我們的身体都非常虛弱，船還沒有到福建，我就

害了重病，同行的刘同志，因为脚伤溃烂，得不到治疗，臭气熏人。这些野蛮的士兵，几次想把我們推下海去。我們尽量躲避他們，不和他們打交道。这样，终于安全的到了上海。繼續革命的远大理想，不久又在組織的领导下实现了。

一九二七年，是我生命里最动荡的一年。回忆烈士們流的鮮血和过去所受的艰苦，我不能不欢呼我軍今天的伟大胜利，象珍視自己的眼睛一样珍視我們建軍的一切成就！

白衣战士

孙 凱

一九二七年，烏云籠罩着廣州天空，暴風雨一陣陣地潑下來，廣州在白色恐怖中。

白衣战士們在準備着

一群白衣姑娘，沉悶地工作在廣州東較場——一所陸軍醫院里。北伐革命和鮮血，姑娘們再也清楚不過了。她們把悲痛寄托在傷愈出院的戰士們身上。她們知道，這些人會帶去她們的希望。

十月里的一天傍晚，張益志、熊天春和廖德璋幾個姑娘，出現在霓虹燈輝煌的長堤上。

她們在南堤上走着看着：手持鮮花的紅紅綠綠的公子小姐；流綫型小汽車滿街飛馳；帝國主義的軍艦蠻橫地停泊在沙面白鵝潭面，醉醺醺的外國水兵橫沖直撞，嚇得人們四處奔逃。張益志困惑地對廖德璋耳語說：“北伐革命被出賣了。他們……”益志還沒有說完，德璋作了一個手勢：“注意點，不要……”

張益志懷着說不上來的不安的心情，和她的同伴們

順着长堤行进。

她們怒視的目光漸漸消失了，換了一種同情的眼光，注視着大街小巷的賣唱姑娘。也注視着一群群的、戴着深色眼鏡的年輕的妓女，“老板”們怕她們逃跑，用剪刀把她們的眼睛刺瞎，但又怕逛娼人看不中，便給她們戴上深色眼鏡。益志看到這些景象，驚叫地抓住德璋和天春的膀子，她們摟抱在一起，好象她們的命運也很快就要如此似的。

在返回醫院的路上，她們從工人食堂門前通過，益志脫口說：“你看，工人食堂。”天春滿有感慨地說：“是啊，就是有食堂，工人也沒飯吃的！”

江風掠過一陣涼意，姑娘們的心象針刺似地難受。路上，雖然她們都有滿腹心思，但誰也沒有說什麼。她們因結得更緊了。

每當給傷員換完藥，益志、天春和德璋就湊在一起。她們年齡都差不多，全是十八、九歲的姑娘，但，熊天春却象個老大姐。

她們是中學的同學，一同考取了中央軍校。軍校里有很多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武漢政府背叛革命後，軍校開到武昌東郊卓刀泉打野外，當時，惲代英同志向她們講了話。他號召同學們：“打出去，反對蔣介石。”於是，軍校一部分男生編到教導團里去了，一部分女生編到北伐第四軍軍醫院里。益志她們就跟随這支部隊取道南昌來

到了广州。

益志她虽不大清楚这里的底細，但，她也知道点眉目。

十月中旬的一天，夜幕徐徐地落下了。錢瑛和游軻找益志和天春玩，她們是在教导团工作的。錢瑛說她們每天早晨出早操，跑步二十分鐘，还进行軍事演习……。益志很羨慕錢瑛和游軻能参加軍事生活，她說：“我們要能参加上軍事演习，那該有多好啊！”游軻这次来很悲慟，因为她的亲密的朋友肖楚女同志牺牲了。錢瑛安慰她說：“我們不要难过，革命不会落空，烈士的血也不会白流，要記住北伐軍打到武汉时党告訴我們的話，譚代英同志說，十月革命照亮了中国的道路。广州会是我們的，工人們又在集会了，我們准备着，等待那一天……”。这一晚上，姑娘們說話是細声細气的、慢慢的，但是，她們的心情是紧张而兴奋的，还不时揮动着手臂，做着各种动作来补充她們的談話內容。天不早了，錢瑛和游軻走时，月亮快要落到树梢头了。她們沿着树木阴影走向教导团。

益志送走錢瑛和游軻，回来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只听见郑梅仙发出粗大的鼾声，而德璋和天春則扑在床上，也不脫衣服就睡了。时針偷偷移向半夜十二点，梅仙起来看益志穿起了衣服，她也披上一件夹衣，德璋和天春也爬起来了，可誰也沒叫誰，她們就又湊在一张床上来了。天春說：“东較場是北伐軍誓师的紀念地，現在工人

在外面集会，我們要随时准备着，东較場不能給別个地方拉下……。”“到那天，我們的医院就是工人医院了。”梅仙兴奋起来了。益志插嘴道：“院长太坏了，怕他捣乱。”“不怕，我們有的是人。有苏医官、柯医官、童百川同志，还有很多人。我們要听他們的話，明天……。”天春說完，她們計劃着，繼續談着，眼睛都瞪得大大的。益志到底是年紀小，不知在什么时候就睡着了。德璋她們也迷迷糊糊地睡过这一夜。她們也不知道究竟过去了多少个象这样的夜晚。

观音山上飘起了紅旗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革命的火焰是永远扑不灭的。敌人的欺騙、燃烧和屠杀，并不能摧毁工人阶级的斗志，相反却带来了团结和力量。

十二月十一日这天，已經深更半夜了，广州市区寂靜得使人害怕，人們看不出这里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就在下半夜三点三十分的时候，观音山上发出了响彻云霄的枪声，它惊醒了大地，打破了富人們的酣梦。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张太雷同志領導下的广州起义开始了。

观音山上的紅旗，在起义烈火的映照下，迎风飄揚，如同一輪紅日，映射四方。

东較場的医院里，不平静了。益志打开窗戶，惊喜交